



□江惠生

吴健民同志《骄我河山》一书中，有“新疆抒怀”七篇，其中《巴扎巡礼》一篇写到哈密瓜，作者说：“听说最早产地是鄯善县的东湖，已有千多年的历史。”吴老对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物产的考察、了解是很细致的，令人感动。

哈密瓜确实原产于鄯善县而不是哈密，或者说，今天，最好的哈密瓜产于鄯善县而不是哈密市。这是新疆鄯善县的巴县长告诉我的。巴县长（维族）说：哈密瓜原产地是我们鄯善县，清朝时，有一位“县长”找了一位哈密姑娘为妻；有一年，将这种瓜进贡清廷，皇帝觉得很好吃，问是什么瓜，何处出产？这名“县长”说是“哈密瓜”。“县长”爱哈密姑娘，将自己辖地的最名贵的瓜果命名为“哈密瓜”，并且向朝廷“最高领导者”汇报，“钦定”下来，造成几百年来，国人只知哈密有好瓜，而不知鄯善县是原产地。那名清朝“老县长”爱屋及乌，情有可原，但当今的鄯善县人民和他们的巴县长心理就不平衡了，也可以说

蒙受了极大的“损失”——全国搞市场经济，商品长途运销，东西南北中都跑到哈密去买瓜，而不懂到鄯善去买瓜，这使鄯善县失去了好大一块“市场”啊！有多少鄯善农民因此而减少了农业商品收入？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今天，说不定会打一场“商标”官司，一直打到国家专利局、工商行政管理局那里去。清朝鄯善县那位“县长”当年如果能预见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恐怕会以另外的形式去向哈密姑娘、向爱妻示爱，而不会将本县农民所创造的“品牌”张冠李戴，并向“最高上级”“汇报”了不真实的情况。

这节故事，是去年10月15日，鄯善县巴县长来我们英德市作客时讲的，显然，他难以消除对于他的“前辈”的意见。近10年来，英德与鄯善结为友好市县关系，每年我们应邀派出一个代表团赴鄯善参加葡萄节并开展商贸活动，更多的是联谊。鄯善的同志也来英德，去年10月那一次，巴县长率队来，我接待，宴请了他们，席间巴县长有点“忿忿不平”地

讲了“哈密瓜”的故事。我非常同情巴县长，我赞成恢复“哈密瓜”的“本来面目”，可是，转念一想，全国叫“哈密瓜”已约定俗成，怎么能改称“鄯善瓜”？除非由中央某机关下个命令？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对巴县长说，唯一办法是将“哈密瓜”的历史情况广泛地宣传，力争做到家喻户晓。但是，那要多少宣传费用啊！

有感于“哈密瓜”的故事，我想到了广东狮头鹅的故事。广东各地食肆，尤其潮州菜馆，不管高、中、低档，都兴一道菜即卤水狮头鹅，特别是吃鹅掌、鹅肝、鹅肾。可是，食客经常吃不到，或吃不到“正宗”的狮头鹅，皆因其鹅繁殖率低（每只母鹅每年顶多产30只鹅仔），生产量不够。但是，商家自有办法，以其它品种的鹅尤其安徽“皖西鹅”冒名顶替。一般的消费者哪知其中“秘密”？碰上我们这些搞过农业工作的，商家就“露馅”了，有时无奈，只好搪塞过去。有一次，我偕友人去广州一菜馆吃饭，点“狮头鹅掌”；我“多事”，问了一句“是否真的狮头鹅？”那负责送菜的小姐说：“真的。”我再问：“真的是真的？”小姐振振有词：“确是真的，是直接来自澄海买了运来的！”我一听到此话，“来劲”了，再问：“你断定来自澄海的鹅就一定是狮头鹅吗？”这下小姐答不上来了。这难怪她。可我又想到一件事：怎么一说狮头鹅就说

是从澄海来的呢？你岂知此鹅的原产地是我的家乡即饶平县的浮滨镇溪楼村吗？

这个故事，同哈密瓜的故事相似。还有“单丛茶”、“潮州柑”的故事，也相似。我去大中城市一些菜馆吃饭，大多是出差工作之余的“休闲”时刻，有时就菜式寻开心，跟经理和送菜小姐开玩笑，就什么是“单丛茶”、“潮州柑”等等名词考考他们，乐一乐。可是，考归考，乐归乐，从搞农业经济来说，有时感到一点“悲哀”，城里人只知哪样东西好吃，而不知其产地、原产地。就拿荔枝来说，以上市时间为序，高州白蜡、白糖罂和东莞糯米糍、桂味之后是什么？当然是惠来乌叶（又叫黑叶）啦。可是，广东境内，有多少人知道黑叶荔枝是一名牌农产品？深汕高速公路惠来段两边，东港、鳌江、岐石、葵潭、东埔、溪西、兵营、隆江、惠城、华湖，这十个镇，连绵几十里，荔枝的海洋！惠来人民是勤劳的，山地农业开发是搞得不错的，但我也弄不明白媒体为什么不去宣传惠来荔枝。

由哈密瓜而想起狮头鹅、黑叶荔枝，让我想起农业经济、城市第三产业等等诸多问题，这是吴健民同志一句关于哈密瓜最早产于鄯善县的话给我的启示，有感而发。

（题照 向民航）

（本文作者是中共英德市委书记）

闻霍英东何铭思先生 捐建始兴风度中学有感

□李子德

丹山玉凤百花鲜，风度黉宫耀碧天。
缅念先贤情切切，系怀故土意绵绵。
墨江学子书声琅，南岭九龄相业宣。
铭记千秋扬四海，俩公勋得盛名传。